

他们两个，在这繁华的都市中，撞到了缘分
你，也一定能遇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豪门
绝恋
系列
002

绝恋 围城

JUELIAN
WEICHENG

下
南官天天
作品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悦读专业出版
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他很幸运，在生命中遇到了这样一个女孩——
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弦
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心房里装得满满的，都是思念
听说，这种感觉，叫作爱情

Don't let love
pass

别让
幸福
擦肩而过



绝恋

JUELIAN
WEICHENG

围城

南信天
天作品

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十章

残忍的伤害

梁真真吓了一跳，还以为恶魔突然醒了，原来只是说梦话，可为什么叫的是她啊？还说着那么奇怪的话？

“松开啦，我帮你把脏衣服脱掉。”她试着挣脱他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却发现那力道大得吓人，只得小声抗议道。

“不……我只要小鹿……”滕靳司虽然人是迷糊的，可意识里有个执念，那就是非小鹿不可。男人的裤腰带，那是能随便解开的吗？其他人绝对不行！

梁真真听着他无意识的梦呓，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她怔怔地看着合着双目躺在那儿睡得安稳的男人，此刻的他好像个大小孩，没了平时的锐利和锋芒，尤其是说梦话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可爱。

这还是她认识的那个恶魔吗？

“我就是小鹿啦……”她见实在挣不脱他紧紧钳住自己的手，只得出声告诉他。

“小鹿……”滕靳司呢喃了几声，便缓缓松开了手，继续睡他的觉。

梁真真娇嗔着瞪了一眼睡着的某人，继续与他的裤子奋斗，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将它脱下来。

她倒回床上仰着身子，还是睡觉最舒服，不管他了，他的衣服让他明天酒醒后自己洗，她浑身软绵绵的一丝力气也没有了。

躺在床上，她想了很多，总觉得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太过离谱，让她都分不清虚实了，难道……恶魔真的喜欢她？

好让人受宠若惊的感觉，她是该高兴还是苦恼？

听着旁边人匀称有力的呼吸声，她心里数着小绵羊，“一只、两只、三只……”

一直数到九十九，她还是没睡着，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都怪恶魔，扰乱了她的思绪。长夜漫漫，这只恶魔自己睡得香喷喷的，可苦了她这个“病人”，本来就身子虚弱，还被他折腾到这么晚，失眠了。

“一只恶魔，两只恶魔，三只恶魔……”

当早上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室内，梁真真揉着惺忪的睡眼坐了起来，脑袋还是有点晕，可再不舒服也得起床，必须去学校了。

她转头瞄了一眼睡得呼哧呼哧的某男，猪……都是睡得这么香的，遂掀开被子走进浴室，看着自己两只黑黑的熊猫眼，叹息了一声：失眠的滋味好难受。

洗漱完毕后，看到某人还在睡，她赶紧穿好衣服，闪人。

走到楼下正好看见夏冬蹲着身子在那浇屋里的盆栽，她正想着要不要打个招呼，夏冬已经先开口了，“梁小姐好些了吗？早餐已经准备好，先吃了再去学校吧？”

所谓盛情难却便是这么个道理，再加上她肚子也确实饿了。

“嗯，谢谢夏管事。”她礼貌地笑了笑。

“梁小姐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梁小姐今日需要吃的药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吃完早餐后记得带上就行。”夏冬做事一向细心到位，这点倒是让梁真真颇为感动。

有钱人家的早餐就是丰盛，连粥都煮了好几样，更别说那一碟碟的开胃小菜，不过她发现，这一桌都很清淡，看不见油条和小笼包、米粉米线之类的油腻吃食。

夏冬似乎看出了她心中所想，“梁小姐感冒还没好，应多吃清淡食品，对胃也好。”

“嗯，知道啦。”梁真真咧了咧唇角，笑得极不自然。

吃完早餐后，她接过夏冬递过来的药片，就着温开水吞了下去。

梁真真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你家少爷还在楼上睡觉，他昨晚有些喝多了，你待会儿让厨房准备一些醒酒汤之类的食物，等他醒后便可以直接吃。”

夏冬嘴角轻轻上扬，看来经过昨晚，少爷和梁小姐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有了质的飞跃，知道互相关心了，是件好事。

“梁小姐放心，我会吩咐下去的。”

“呃，那我走了。”梁真真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她刚才说的话很奇怪吗？为什么夏管事会笑得那么怪异？真是越来越弄不懂了。

刚踏出房门的时候又被夏冬叫住了，“梁小姐晚上几点回来？我好吩咐厨房准备晚餐。”

其实，她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先问好梁真真的时间，然后再做准备安排她和老夫人的见面。

“啊……晚上……”

梁真真不是很想回来，但估摸着恶魔酒醒后会找自己。

“难道少爷没跟梁小姐说吗？你今天还要挂一瓶点滴的。”夏冬佯装很惊讶地说道。

“哦，那我六点回来吧。”梁真真估摸着自已4点左右下课，6点应该能到的，来这儿免费打吊针，总感觉很奇怪似的。

听到她的回答，夏冬心里松了一口气，幸好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不会让人起疑心，不过她还得更想个法子支开少爷才行。

要腾出时间让老夫人和梁小姐单独相处，有少爷的加入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待听到门外车子发动离开的声音后，她才拿出手机走到后院给滕老夫人拨了一个电话，跟她说了下具体时间，俩人聊了一会儿便挂了。

坐在车上的梁真真不禁打了两个喷嚏，心里嘀咕道：莫不是谁在算计她？

因为吃了感冒药，梁真真一上午都昏昏欲睡。

“阿嚏……”她已经数不清自己到底打了多少个喷嚏了，吃饱睡足了还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看来自己晚上确实得回去挂一瓶点滴。

课间十分钟的时候，薛佳妮拿笔戳了戳她，“我说你最近体质变差了还是怎么了？都感冒好几次了，精神也愈发不好，不过……”

梁真真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摸了摸脸，“哪有感冒好几次……”

“不过你面色倒是红润了许多，多了一种小女人的妩媚，从实招来，有没有背着我跟男人私会？”薛佳妮眯着桃花眼瞅着她，很想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

“没……怎么可能……”梁真真讪讪地说道，因为心里住着一个“鬼”，再加上她本就不善于撒谎，内心的情绪便全展露在脸上了。

“真的吗？”薛佳妮故意拖长音调，不放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明显是有些怀疑的，这段时间以来，真真一直都有些不对劲，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说，可明眼人都看得出那么一点点不寻常。

梁真真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还是告诉佳妮吧，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会体谅自己这么做的苦衷，不会嘲笑自己的。可心底深处的小自卑还是跑出来扼住了她的喉咙，明明很想倾诉，很想有个人跟她一块分享、帮她参考、帮她拿主意……

梁真真缓缓低头，轻垂眼睑，蝶翼般卷翘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嚅动着嘴唇，“佳妮，如果我骗了你，你会原谅我吗？还会和我做朋友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是颤抖的，手指紧紧拽着衣服下摆，根本就不敢抬眼看佳妮的表情。

“那要看什么事喽！如果你敢背着我们偷偷离开或者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原谅你。”薛佳妮气呼呼地瞥了她一眼，傻姑娘，就知道你有事瞒着我。

“我……我认识了一个男人……”梁真真声音轻得如蚊蝇在哼，她正在想下一句该怎么说，偏巧这时候葛茜从洗手间回来了，扬着手里的报纸喊道：“快来围观，大新闻，保证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惊悚！”

薛佳妮很高兴真真终于肯对她敞开心扉了，当听到她说认识了一个男人时，明显兴奋了，可她还没开始讲述便被葛茜给打断了，真是郁闷啊！

旋即不悦地瞪了某人一眼，“你能不能给我低调一点？每次出场都整得这么轰动。”

“我乐意，我开心，你管得着吗？哼！”葛茜心情倒是很好，乐呵呵地笑道，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她俩旁边坐下，将手里的报纸摊在她俩面前。

梁真真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伤，每次她准备说出心中的秘密时，总会被打断，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还真的很难。

薛佳妮心里很有分寸，她明白真真还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所以这事就先搁在心里，待下次找机会再跟她好好聊聊，光有开头哪行？她还听听后面的故事呢。

“看什么？这种报纸天天都是八卦娱乐，没意思。”她淡淡瞥了一眼一脸兴致勃勃的葛茜。

葛茜龇牙瞪了她一眼，手指灵动地翻到首页，点了点那张大幅照片以及震撼人心的标题：C市新任市长季梵西，年轻有为，新官上任三把火……

“看傻眼了吧！还记得这个帅哥市长吗？就是那次我们在咖啡屋碰到的，跟沈珺雅那个贱人坐一块的。”葛茜扬扬得意地说道。

“当然记得，我们还说要帮真真追他的，他居然是新任市长？”薛佳妮的表情很震惊，初见时就觉得他很优秀，只可惜旁边跟了个沈珺雅，让她兴趣失了一大半，后来她们几个也只是随便开开玩笑，陌生人而已，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去哪里追？

却没料到没隔多久便在报纸头条上再次见到他，如此华丽的“变身”，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梁真真在前天晚上的宴会上已经惊诧过了，所以这会儿只能尽量装作很讶异，心里却在思量：自己和恶魔的照片应该不会曝光出来吧？虽然临走的时候恶魔有威胁那些人不允许上报，可人心难测，她还是有点担心。

“怎么样？算是个劲爆新闻吧！要说这么年轻帅气的市长还真是很少见喔！搞得我都向往了。”葛茜两手握住，抵在下巴处，做出一副很花痴的样子。

“得了吧！被你家男人知道，小心打翻了醋缸。”薛佳妮睨了她一眼，转向盯着图片不出声的梁真真。

“舍不得移开视线啦？要是一见钟情的话，姐姐想方设法也要帮你递封情

书到市政大楼去，保管让季市长蠢蠢欲动得想要一睹佳人容貌。”

“噗！我只是太意外了而已，佳妮你可别给我瞎出主意。”梁真真慌忙掩饰自己眼里的情绪，娇嗔地瞪了她一眼。

葛茜将脸凑到梁真真跟前，“哇！真妃脸红了，我看有戏。”

“葛爷！你……教授进来了。”梁真真很感激上课铃的及时响起，随后一本正经地翻开课本不再搭理她俩。

薛佳妮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埋头认真听讲的好友，她说认识的男人该不会就是……季市长吧？

这场闹剧虽然散了，可余音还在，绵长许久。

下午两节课完了之后，梁真真收拾课本准备去澜庭苑别墅。

这时候的太阳还是很大，闷闷的没有一丝风，她一路走出校园，额上密密沁出细小的汗珠，打着伞也不管用。梁真真小手不停地扇着风，权当作满足心理作用。

下了公交车她还得上得拦辆的士才能到恶魔家，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十五分钟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夕阳已将天边染成了一片云霞色，透着淡淡的光晕。

梁真真抹了抹额上的臭汗，心情不爽地向那栋豪华别墅走去，白色的棉麻裙摆随着她膝盖的弯曲而扬起一个优美的弧度，柔柔地拂过她白皙的小腿。

让她奇怪的是，进屋没看见夏冬，也没看见关皓黎，不由得问向一旁的女佣，“夏管事呢？关医生还没来吗？”

“关医生刚打过电话，说估计得一个小时候才到，梁小姐不如到后院的凉亭去消消暑吧，夏管事正好在那儿。”

“哦……那你们少爷呢？”她忍不住问道。

“少爷中午起床后就走了，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梁真真愣了愣，就这么简单？不由得再问了一句，“没有说什么吗？”

“没有。”女佣摇了摇头。

好吧，这客厅坐着也实在无聊，还是去后院走走吧，凉亭旁边的花圃不错，朵朵娇艳的花儿竞相绽放，美极了！

沿着庇荫的回廊缓缓绕到凉亭，却没看见她要找的人，倒是很意外地看

见一个陌生老奶奶，穿着简单的棉绸衣裤，胸前还系着个围裙，拿把小铲子弯着腰在花圃里勤恳地松土。

她的背影看起来那么佝偻，头上更是银丝满布，让她于心不忍，连忙走了过去，笑眯眯地说道：“老奶奶，这种粗活还是我来吧，您坐到一旁休息就好了。”

很显然，这个老人家便是滕老夫人，这场戏也是她故意和夏冬商量好的，想试试探梁真真。

“没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是缺少锻炼，天天坐着也不行，偶尔做点粗活有益于身心健康嘛！”她笑呵呵地抬头，一脸慈祥地看向梁真真。

这就是他宝贝孙儿给她选中的孙媳妇？

容貌清妍秀丽，五官精致，一笑起来颊边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两只明澈的大眼睛写满了纯真和友善。

梁真真觉得对面老奶奶长得慈眉善目的，特别亲切，让她这个从小就没见过奶奶的人一下子生出了诸多感慨，不自觉地想要亲近她。

虽满头银发，却依旧精神抖擞，让她奇怪的是，老奶奶看她的目光中好像带了丝打量的意味，让她有些茫然。

“老奶奶，话是这么说，可我是小辈啊，要不您在旁边走走也行，就当是活动活动。”她发自内心的建议道。

滕老夫人越看她的样子越欢喜，声音软软甜甜的听着很舒服，如春风拂面般沁人心田，原来阿司喜欢这种类型的柔弱小女生啊！

看她这般热心，滕老夫人便起了逗她的意思，“小姑娘，你会种花吗？给花松土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不能盲目地乱挖。”

梁真真确实是不太懂这些花花草草，她想着就把那些根部的土给松松不就好了吗？还需要什么技巧啊？可看人家老奶奶说得煞有其事，想必是位老园丁。

“唔……我真的不太懂。”她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样子腼腆而可爱，给人的感觉很真实，一点儿也不故作。

滕老夫人心里很满意，可面上却装得无动于衷，故意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去挑战梁真真的底线，想要试探一下她的忍耐力到底有多好。

“现在的小姑娘啊！一点都不谦虚，不懂还喜欢争着去表现，只会弄巧成拙。”

“我……”梁真真窘得双颊通红，老奶奶误会她了，她根本不是想要争着去表现啦，只是看老人家挺辛苦的，所以好心想帮个忙而已，难道这也错了？

“唉！看你那样子也是嫌弃我老太婆啰唆了，走吧，都别搭理我。”滕老夫人故意板着脸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什么情况？

该生气的人应该是她好不好？为什么老奶奶反过来生气了？她好像什么也没说啊！好无辜……

可是看见老人家生气的样子，她又没法子不搭理，总感觉那语气里面有一些隐隐的落寞，心里不由得想到新闻里面说的：现在很多孤寡老人的子女都不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将他们遗弃，好可怜的！

“没有啦，老奶奶，我只是看您挺辛苦的，所以想帮帮您，如果您担心我不会松土，可以教我啊！”梁真真的声音软软糯糯的，笑得甜美可人。

滕老夫人心里一喜，真是个淳朴善良的好姑娘，比起那些出身高贵的娇纵小姐要好上百倍，她跟阿司还真是一强一弱，可以互相牵制。

想必这两人单独相处时会很有趣，也不知道她老太婆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那场场景？最好到时候小姑娘能怀上阿司的孩子，那样就更完美了。

“哎哟……我老人家累了，腰酸背痛，你扶我到那边长椅上坐坐。”她之所以松土只是为了试探梁真真，这回基本上看出她的品性了，便想着进行下一步——套话。

“嗯。”梁真真连忙放下铲子，几步跳了过去扶住她，虽然心里也觉得这个老奶奶有些奇怪，可从小良好的教养告诉她要尊老爱幼，尤其对待老人要有足够的耐心，举手之劳而已，帮帮忙又有何不可呢？

她小心地扶着老奶奶坐下，想着自己去找找夏管事问问，这到底是谁家的老奶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后院？

刚转身就听见身后传来老奶奶哀怨的声音，“小姑娘这般讨厌我老太婆吗？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老太婆说。”

“老奶奶，我只是……”梁真真表情很囧，这个陌生老奶奶的脾气可真怪，真令人摸不透。

滕老夫人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她走掉，故意装作一副没人愿意搭理的落寞表情，更是长长叹了口气，让人听着就揪心。

梁真真这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小姑娘一下子就于心不忍了，挪了挪步子坐在她旁边，柔声安慰道：“老奶奶，您别伤心啦，我坐在这儿陪你聊天吧。”

目的达成！

滕老夫人心里高兴极了，可精明如她，自然是不会表现出来的。

“你要有事就去忙吧，不用特意留下来陪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她嘴里赌气地哼道。

果然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奶奶，好难伺候喔！梁真真心里想道。

“没事，我真的没事，我很闲的啦。”她是很闲，闲得发慌跑到后院来。

“这样啊，那你就陪我老太婆唠唠嗑，好久没人跟我坐在一块说说话了。”滕老夫人叹息一声，她心里盼望着孙儿能抽出时间陪她聊聊天、喝喝茶什么的。可如今，这些都是奢侈的要求，阿司对于工作有着疯狂的执念，天天忙得团团转，大部分时候祖孙俩都是视频通话。

听到她的话，梁真真心里的同情油然而生，觉得老奶奶特别可怜，肯定是被子女给抛弃了，所以才孤苦无依，性格也变得这么古怪。

“老奶奶，你一直都在这里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我今天才来应征花圃园丁的，你当然没见过我，一个人闲在家里发闷，便想着来这儿混混日子，看来不行啊！老胳膊老腿了，不灵活喽！”滕老夫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您的家人呢？他们……都不在吗？”梁真真诧异了，以前总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那些孤寡老人出去捡破烂维持生活，可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被她碰见了活生生的案例，七八十岁的老人居然要出来应聘当园丁？

“唉……不说我这个老太婆了，小姑娘你呢？也是这儿的佣人吗？”滕老夫人明知故问，使出最后一招。

这个问题还真是问到点子上去了，梁真真瞬间语塞。关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她不是没想过，只是有点害怕而已，情妇这个词是多么的不堪，她宁愿一辈子也不要正视，糊里糊涂地过着，直到某天恶魔厌倦了她，两人从此陌路天涯，互不相干。

滕老夫人眼里的精光一闪而过，心里纳闷：小姑娘怎么想了这么久？而且她脸上错综复杂的表情很让人揣测，整个人都似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难道阿司待她不好？

不对啊，昨天冬儿还跟她说阿司见她生病了，一直抱在怀里不肯假手他人，可见是非常宠爱的，但她脸上的表情又不像是故意装出来的。

难道两人之间还有什么特殊的隐情不成？

“我不是佣人，只是这栋房子主人的……暖床布娃娃而已。”梁真真眼睑低垂，如一排小扇子繁密的睫毛遮住了她眼睑里淡淡的哀伤和落寞。

暖床布娃娃？滕老夫人彻底愣住了，这是什么话？

梁真真见旁边的老奶奶一脸惊讶地看着她，还以为她是看不起她这种行为的，小脑袋都快低到胸口了，“您一定觉得我是个注重物质的女生吧，不好好上学，却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有钱人，以获得巨额报酬。”

这回轮到滕老夫人无言了，阿司和梁真真之间从开始到现在，她基本上了解得清清楚楚，自然晓得是怎么个原因；也派人去查探过她的家世，知道她是身不由己才这样的。

从她内心来说，她对梁真真还是颇有好感的。见梁真真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滕老夫人不由得握住她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奶奶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怎么会是布娃娃呢？而且，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是真心喜欢你，才一直把你留在身边呢？”

呃……老奶奶怎么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她说的话虽然很有道理，可总感觉哪儿不对劲，是她的错觉吗？

看到梁真真愣愣的表情，滕老夫人立马意识到自己好像说多了，不过她混迹社会这么多年，对付小女孩还是没问题的，话题一转，笑得慈祥和蔼，“瞧我老太婆多嘴了是吧，但我毕竟也年轻过啊！某些方面比你们这种小女孩还是有经验的。”

“老奶奶，谢谢你安慰我啦，我明白的。”梁真真勉强扯了扯嘴角，纵然她这几天有感觉到恶魔对自己的不一样，也从旁人的嘴里听到了一些让她心里暖暖的事情。

慢慢地，他对他的那份戒心和厌恶基本上消除了，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让她害怕和迷惑。

偏偏他今天一整日都没给她半个电话和一条问候的短信，明知道她生病还没好，给了她一颗甜枣之后又不闻不问了，让她有种瞬间掉入冰窖的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缓缓上升到一个高度，停顿了一小会，瞬间急速下

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巨大落差。

“明白就好，年轻人之间，就需要经常沟通，有什么话别闷在心里不说，高兴或者不高兴都要说出来让对方知道，尤其是不能将当天的梗一直留到明天或者更后。记住，没人会来猜测你的心思，情侣之间需要的是坦诚相待。”

滕老夫人热心肠地说道，她算是看出来，这俩孩子都是懵懵懂懂的，根本不懂爱情，尤其是阿司，想必给人家小姑娘造成了很多误会，明明心里是在乎人家的，可臭小子欠缺表达能力！

哎呀……这可真愁人！

老奶奶真是误会深了，她和恶魔之间根本算不上情侣，顶多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自己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自己曾经还厚着脸皮问过一次，却换来了他的转身离开，让她彻底失去了勇气，也不敢再去奢望。

这个话题再聊下去无疑是徒添伤感，而且她打吊瓶的时间也快到了。

“老奶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要去打吊瓶了，您也早些回家吧。虽然是夏天，但夜风也很凉，要保重身体喔。”她起身告辞。

滕老夫人琢磨着自己也该回滕宅了，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对这女孩倒是很满意，但是对他俩磨磨蹭蹭的感情却不大满意，都这么久了，还没明朗清晰化，真是慢得她老太婆都看不过去了。

“嗯，你去吧。”

梁真真回她一个友善的微笑，提步走了。沁凉的晚风透过片片树叶吹拂到她身上，带起一片沙沙声，树叶窸窣窸窣地摆动着纤细的身姿，唱起了它们自己的歌。

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竟然隐隐期待着恶魔回来，随即从心里鄙视自己，果然是受虐倾向！

在她离开后，一个人影从假山后面闪了出来，她便是按照滕老夫人吩咐躲在那儿的夏冬。

“老夫人，您觉得如何？”夏冬恭敬地问道。

“小姑娘倒是不错，可两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怎么看着不是那么开心似的？阿司人呢？还没回？”

“没，少爷中午起床后便离开了，脸色不大好，大概是昨晚喝醉酒的原

因，还没等我开口他便说晚上不回来，然后大步离开了。”夏冬如实说道。

“这其中一直没有提起梁真真？”滕老夫人疑惑地问道。

夏冬回忆了一遍中午的情景，少爷下楼来后，脸上还留有昨晚宿醉的迹象，一言不发地喝粥吃饭，她好心提醒了一句，“这些都是梁小姐早上离开时吩咐给少爷您准备的。”

结果，换来的只是沉默，她还很意外少爷今天转性了？不但没有开口问她梁小姐去哪，更对她的名字无感，一点反应都没有似的。

滕老夫人也表示不理解，难道是昨晚发生了什么她们不知道的事情？

“小两口之间的事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也操不了那份心，随他们去吧。从今天起，只要梁真真在这吃饭，你便吩咐厨房准备一些补血养气之类的营养汤，让她多喝些，太瘦了，将来生孩子都困难。”

顿了顿，她又说道：“还有，你去查查阿司房间的抽屉里有没有备避孕药，发现的话统统换成维生素，另外，某种东西，也处理处理，让小姑娘尽快怀孕才行，老太婆我天天待着都快无聊死了，让他们赶紧生个孩子给我带。”

“是，冬儿明白，保证做得万无一失，老夫人放心。”夏冬颌首应道。

“你做事，我一向是放心的。”滕老夫人悠悠地叹了口气，扶着夏冬的手缓缓站起身，“今日的事，先不让阿司知道，嘱咐下人们嘴巴放严实点，别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嗯。”

两人朝着与梁真真相反的方向缓缓走去，那是去往后门的位置，滕宅的老管家滕福正候在那儿呢。

滕靳司此刻还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不时查看一下公司最近的股票走势，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可电脑屏幕总会不时幻化成某人明媚的小脸。

滕靳司声音不悦地喊道：“南宫！”

半晌无人吱声，他气恼地随手将手边的文件夹甩了出去，嗓门加大了几分，“南宫辰！”

门外陡然响起敲门声，他冷哼了一声，“滚进来！”

“总裁，南宫特助今天已经去五台山了，由我暂时……接替他的工作。”秘书简易哆哆嗦嗦地说道，尤其最后几个字，他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了。

滕靳司头疼地扶额，他居然给忘了，每次总是习惯性地喊南宫那家伙，如今倒好，他一走自己还万分不习惯了。

“把下周的市场分析表给我拿来，还有，我的咖啡。”

“总裁您稍等，我马上拿进来。”简易忙躬身退了出去，刚才可真是吓死他了，他真是越来越佩服南宫特助了，居然跟了滕总八年之久，他估计跟八天就受不了了。

十分钟后，他一手拿着市场分析表，一手端着咖啡，稳稳地放在总裁办公桌上，思量着自己到底是出去呢，还是候在里面听吩咐，免得再次发生刚才那般的事情。

突然，一声怒吼传来，“这是谁泡的咖啡？这也能喝吗？！”

滕靳司边看报告边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却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他平时喝的那种口味，心里顿时烦躁难忍，气得将手里的咖啡杯直接甩了出去。

吓得简易差点没跪在地上，膝盖颤抖个不停，“总裁，以前都是南宫特助做这些，他……他并没有教我该如何冲咖啡啊。”

“滚！”滕靳司暴怒地喝道，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戾气逼人。

简易颤颤巍巍地转身，可还没走两步又被吼了，“给我把地上收拾干净！”他直接倒地上半天爬不起来，抚着心肝哭道：能不能换个工作岗位啊！特助的活不是人干的，也只有南宫辰那超强的心理负荷和意志力才能胜任，其他人望尘莫及。

待屋里恢复安静之后，滕靳司却是再也看不进去报告了，他今天情绪这么暴躁，跟小鹿是脱不了干系的。

中午醒来，他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唯有裤子脱了，而且满身的酒味，臭得他自己都承受不住，迅猛地跳起来冲进浴室，泡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澡。他从小便有洁癖，可昨晚居然没人给他洗澡！

脑海里渐渐回忆起昨晚发生的一切：他去酒吧找黎子和南宫喝酒，他俩跟自己说了好多，记得最清楚的便是他们说小鹿不喜欢他……

反正他心情很不好，一杯一杯地灌了很多，然后他脑袋就晕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怎么回家的他也没什么印象。

睡觉的时候好像模糊中有个人在脱他的裤子，他想定是要给他洗澡的，便安心地睡了，结果早上醒来才发现只是做梦！

闻着自己满身臭烘烘的味道，他只觉得心里不爽得很，昨晚在酒吧发生的事就像一枚炸弹在他脑海里炸开了，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小鹿不喜欢他，所以不愿意给他洗澡。

以至于他的脸色一直黑沉如水，下楼之后便吩咐佣人将他房间里的一切全部换洗干净，来个彻底的大扫除！不许有任何异味！

下楼之后，夏管事还在他耳边提小鹿，说什么这些汤粥都是她特意吩咐厨房准备的，哼！她当自己是三岁小孩般那么好哄吗？这种小伎俩他也会相信？

他要是相信小鹿会关心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他想好了，要多晾她几天，要证明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在意她，特别是在她生病这段时间，更是要对她不闻不问，让她好好反省！

想归想，可脑海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冒出她俏丽的身影，不断地干扰他的思绪，让他无法认真工作，就像只小蜜蜂似的在他脑海里嗡嗡地吵个不停。

偏偏南宫辰也被他发配到五台山去了，一股脑的不顺心事全都奔涌过来，扰得他心烦意乱，说不出的烦躁烦闷！

仰靠在黑色皮椅上，闭上眼睛强迫自己静心工作，这段时间有好几个项目一块开工，没有南宫在身边，自己就像失了得力的左膀，终究是不习惯。

不过，他滕靳司说出去的话岂有收回的道理，缺了谁他都可以活得很好。

梁真真回到客厅时，关皓黎已经等在那了，见她一脸落寞地从后院过来，不由得笑着打趣道：“小嫂子，心情不好吗？”

“我有名有姓，不许乱叫！”梁真真不开心地瞪了他一眼，人家正主从来就没吱声过，偏偏他们各种各样的称号叫得顺口，要是哪天自己听习惯了却被无情抛弃，那不是自讨没趣吗？

所以，还是趁早杜绝比较妥当。

关皓黎不理睬她的生气，眨了眨那双妖媚的桃花眼，“要不，就咱俩的时候，我叫你小真真？”

怎么一个比一个恶心？梁真真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你还是叫我梁真真吧。”

“那怎么行呢？连名带姓的称呼显得咱俩多生疏啊！要不就叫小珍珠？”关皓黎支着下巴煞有其事地说道，难得阿司不在，他当然要好好把握机会。

“噗！我跟你本来就不熟，叫名字很合适。”梁真真觉得跟他沟通真困难！

“小真真，你这么说就太伤我心了，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咱俩都密切来往过好多次了，怎么能叫不熟呢？”关皓黎佯装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梁真真懒得搭理他，无奈地翻了翻白眼，这个人真像个自恋狂！尤其是那对上挑的桃花眼，总是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看谁都一个样，滥情！

“你好啰唆，打吊瓶了。”她不耐烦地看着他。

关皓黎好生挫败地勾勾唇角，怪不得她能和阿司走到一块，从某些方面来说，俩人还真有些相似，真叫人有种恨得牙痒痒的冲动，可偏偏还只能忍着。

打吊瓶期间，关皓黎舒服惬意地仰倒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着红嫩嫩的葡萄，突然转头看向梁真真，“阿司怎么还没回来？”

她回他一个默然的表情。

“难不成，昨晚闹别扭了？”关皓黎心里暗自思忖：照理说，经过昨晚之后，两人应该互相看清楚对方的心意才对，感情也会更进一步，怎么反而闹成这样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

他却不知，滕靳司还在纠结醉酒之前说的话，醉酒之后他整个人都模糊了，说梦话什么的压根就没有丝毫印象，再加上他早上起来看着自己一副没人管的样子，瞬间就想到了昨晚黎子说的那些话，心里顿时不舒服起来。

反观梁真真，她倒被昨晚的事给彻底扰乱了思绪，就像是一种灌了蜜糖般甜甜的感觉，周身都被层层暖意包裹着，看着恶魔大男孩似的睡颜，她内心深处涌起了一抹小小的悸动，尤其当他梦呓时说的那句，“小鹿，我只要你。”

她脸红得灿如朝霞，像是陷入了爱恋中一般，无法自拔地被卷进了那深潭似井的旋涡里，飘荡着没有个着落。

本以为今天，恶魔会跟她说些什么或者表示些什么，又或者对她的态度会更好一些，至少不会跟以前那样冷戾霸道得不考虑她的感受。

可，她还是自作多情了，今天一整天她都没有收到只言片语，就好像昨晚的种种只是做梦，根本不存在似的，她的心忽地凉透了。

这还没捂热，就被打入了冷宫，让她弱小的心脏实在难以承受，只恨不得自己从未对他有过期盼，那样也免了这份惆怅和落寞，徒添烦恼。

梁真真很害怕那种无助彷徨的感觉，害怕自己一旦投入感情，却被告知只